## 羣鶯亂飛

文：馮禎　畫：家格

### 說是添福添壽

當大衛定自深圳回來那天，沈蕙到黃昏即候他的電話，八點半她才得到他的電話。

「我此刻在『大上海』。」

「幾點回來的？」她問。

「回來即到旅行社，社中很忙，忙完大家到『大上海』，剛入座，茶還未上來，我打電話向你報到了。」

「明天我們會面吧！」

「明天我可能沒有空，除非你答應我在十一點三刻前到你家中。」

「來吧！」

「是安全期？」

「是的，拜拜！」

過了明天，很快是元宵了，沈蕙倒有些惦念常恒，十八下午五點，她得到他的電話：

「我在香港打電話給你。」

「幾時來的？」她問。

「昨天，昨天身體不舒服。」

「明夜我在『天香樓』給你接風吧！」

「好！」常恒笑道：「我八點一刻到那邊。」

「我準時到，拜拜！」

明天下午四點，沈蕙給常恒買一隻十四開金的打火機，八點十分抵那家杭菜館，常恒還未來，當她坐下，常恒進來，精神比去加拿大前好些了，她起立與他握手，那天室外氣溫不過十五六度，在香港可算春寒料峭，但他的手是暖的，她問他坐自己的車子來嗎，答道：

「坐的士來，司機生病。」

他們點了菜，要了陳年的紹興酒，他奉上壽禮，說是「添福添壽」，她受後致謝，又道：

「此地也由你請了。」

「那當然。」沈蕙又問着：「加拿大情形如何？」

「很好，明天我返工了。你們店裡如何？」

「過得去。」

他們後來吃著名的「蝦爆鱔麵」，當她付了帳，他們同登的士，常恒老興不淺，還與沈蕙到的士高中去，說是不大跳舞了。共跳六次新潮舞。然後他們再坐的士同抵沈蕙家樓下，祇是握別。

當她登樓，大衛却在，請常恒吃飯，她是在電話中告訴他的，他未提到晚上要來她家，她問他道：

「你以為我不會如此早吧？」（一二五）

### 風言蜂語

■倫祥

**自然現象**

的士估計在年底加價。

大概的士牌價格又升了。

**水退船低**

港府過去三年來聘外籍公僕減少。

支出同樣減少。

**幸勿制水**

據說八月份雨量充足。

希望不是遲來的雨季。

## 鴛鴦世界

文：殷傳　主樓　圖：風

### 一五二：初孕須知共有七條

崔喜芬見女產醫在診斷後說「有了，不過十多天」，她又喜又愁，含羞向女醫生道謝，付了診金，女醫又告訴她：「第一二個月最緊要。」她給了她一張印好的「孕婦須知」說：「一切都在這上面寫了，如果沒事，只須每二週，或七年來一次。請回去先細讀一至七的初孕注意事項。」

王友春在家等候，這僅僅是遠程歸來後的兩小時的事。

喜芬返到家中，一進入內客廳，見王友春獨自在那裡等候，便一撲上前，他迎上來抱住她，她好似有了變化，不要令她狂吻他，他抱她坐在大梳化上，問：「怎樣？」

「恭喜你，親人！」

——「啊？那麼當然也恭喜你！」他正正經經地再吻她。她忽然問他：「你沒打電話去我家麼？現在快打電話——吟，只告知我們回來了，現在就帶禮物送去，巴黎買的禮物。」

「為什麼不將喜訊告訴他兩老？——」

「見了面，由我在一邊告訴母親……。呃，你先讀，醫生說，前七條是初孕須知，你看看，說須知什麼？還有，下女沒來？不成？醫生叫我只能安靜地散步，第一個月不可提拿重物……。」王友春很快讀過了「七條——你先讀第一條！」

「必須即日起分房；至少分床。切忌有房事，初孕胎未安，一動胎氣，便易流產！」她好笑：「這是人人知道的……。」王友春去檢拾禮物，將送岳父母的禮品清出，喜芬在撥電話：「回來了，媽咪！很好很好，爸爸沒回來？啊，這就快回了，我們來吃晚飯，叫厨娘準備中國菜，他要陪爸爸喝法國機場帶來的金花哥哥尼亞（拔蘭地法語）……。見面講，不用了，我們自來租車來。」

她將友春手提兩盒金花白蘭蒂，取了一盒，和男女衣飾用的領花，給父親最新花巴黎領帶，和送送弟弟一套獵裝，清了出來，電話召車到門口。正巧遇到下女回來——「你收拾房間，我們午後到的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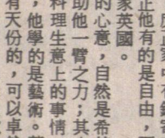
崔廠長回家了，兩老同小弟迎了出來說：「我知道你們會帶酒的，但金花只是貴而已，東京有。法國頂好是土陶器裝的鄉下春——自裝土酒，可惜不能帶。」

喜芬同母親進了後邊臥房，直到晚飯才出來。崔夫人舉杯忍住笑對廠長道：「來，喝一口，報告一條大新聞。做外公了，廠長先生！」崔廠長先一震，明白過來後，哈哈大笑：「眞的麼？」

### 二：寵壞家和讀藝術

可能是自小就寵壞了吧，文湛森奇以厚望的大兒子，在小學時代讀書平平無奇，不過不失，一上了中學，不但沒有好好讀書，而且十分頑劣，玩樂吃喝，十分高明，讀書成績却是十分差勤。

家和最初讀的是名校，這些名校都是以成績掛帥的。它當然十分歡迎富家子弟，但更歡迎的却是那些成績好的學生，如果能在會考中取得九優十優的佳績，為學校爭取聲譽，那就是最好的了。可惜家和成績差劣，雖然父母替他僱請了家庭補習教師，功課交足，奈何考試成績總是不及格，結果給名校趕了出來，轉讀普通中學。




牌虎，出籠鳥，反正家中有錢寄來，他想怎樣做就怎樣做，反正他有的是自由，而且又生活在號稱最自由的國家英國。

按照文湛森的心意，自然是希望大兒子讀土木工程，將來好助他一臂之力；其次就是讀工商管理，也可帮他料理生意上的事情。可是，家和對這些全無興趣，他學的是藝術。藝術，這是一門清高的學問，有天份的，可以卓然成家，沒天份的，不過是靠它混日子，靠它唬人。而家和正是靠它混日子，靠它唬人。

勉强在香港讀完中五，家和就被送往英國升學去了。去了英國，少了父母的管束，家和更如出一家和，他想怎樣做，沒天份的，不過是靠它混日子，靠它唬人。而家和正是靠它混日子，靠它唬人。

過去懷胎十月，特別是最初的幾過月，肚子漸漸高隆起來，媛媛是咬着牙、硬撐着，無視那些投來的諷刺注望；無聽于那些風言風語。

她出身于孤兒院，早已培養一種孤傲，不理世俗風雨，獨來獨往的性格。

她懸念憂慮的，還是李船。

他究竟和家人去了哪裡？什麼地方也找過，什麼跟他有關係的人都問過……得不到頭緒。

終于認定——他和家人、與五間屋的村人，在賣掉圍地房屋後，悄悄遷去蟠桃島。

蟠桃島，不單是媛媛的希望，目光投注的神奇之地，也是慧清的希望，目光投注的神奇之地。

在炎炎的夏季，母與女經常輪流駕駛快艇，馳航到港海西南方，有時東南方，尋找，尋找，企圖尋找心中的小島。

可是她們怎麼也找不着。

母女在找不到神秘島時，心裡起了懷疑。

「難道蟠桃島眞的是仙鄉？」慧清說：「它並不存在人世間？」媛媛說。

「怎麼會呢？」

「那為什麼所有海域都找過，還沒見到那島呢？」慧清說。

「那你的懷孕、和我的懷孕，是仙胎麼？」媛媛說。

「我不排除這想法！」慧清說。

「我跟李船從認識到相好，我摸觸到的都是血肉之軀，又怎麼會是仙子呢？」

「神仙也會借人間血肉之軀跟世人相好！」慧清道。

「媽咪，你跟爸爸相處五天，你——」

「一直懷疑自己是過着世外神仙生活！那五天太美了！是可以換掉我的一生一世！以後，再也沒有男人能吸引我了！」

「那我們——」

「就讓我們母女，將來也加多孫兒，一起發展我們的王國！生下孩子後，如你要結婚，未始不可！」慧清對媛媛道。

### 二四三：神之奇地

### 一二五：十分奢華

大波連日：「你份人無憂無慮。」

阿星日：「咁又係，我的確無憂無慮。」

大波連日：「你要不要冲涼，我服侍你。」

阿星日：「不必矣，做完工夫再冲未遲。」

阿星三下五落二，將大波連一切障碍物除清光，果然十分正。

阿星嘆日：「阿連，你身材咁正，樣子亦正，應該有多少福氣，何以又會出來撈呢？」

大波連笑日：「我貪圖自在喇。」

阿星日：「有錢，郁下手，篩下籮柚，咁又有進賬，又疏肝又有錢收，做女人眞係幾過癮。」

大波連日：「星哥，咁講係唔係睇不起我？」

阿星日：「不然，我又點會睇不起你呢！」

大波連日：「我哋擺到明，好似一些女强人女明星，佢哋一樣躉低收錢，或者向上爬，爬到做女强人為止。」

阿星哈哈大笑，日：「好！好！為了阿連，人哋話波大有腦，你又唔同，你有腦。」

大波連日：「總之你幾風趣。」

阿星日：「上床更加風趣也。」

阿星帶大波連去麗東大波連一見架車，就知眼前人有多少份量，怪之得肯出到二千銀，佢同人出街，亦不過收五、六百而已。

阿星做戲當然要做十足，帶大波連返自己架步。所謂架步，乃是狡兎三窟之一窟也，成層樓，一個人住，金牌王老五格局。

大波連入了屋，見佈置得十分奢華，乃日：「星哥，你一定好有米。」

阿星笑日：「乜叫做有米？」

大波連日：「即是有錢喇！」

阿星日：「坐喇，不必客氣，今晚你係我嘅。」

大波連日：「你一個人住咁大間屋，即是好有錢。」

阿星日：「講錢，冇謂者也，三五七萬，可以講有，三幾百萬，又係有。」

大波連日：「總之你

### 一二五　宴會的菜式

別墅的客廳却是中西合璧，一邊是眞皮大沙發、玻璃茶几，一邊則是古色古香的酸枝枱椅，旁邊還擺放着許多古董，掛着不少名家字畫。

整個寬敞的客廳鋪上了紅色的厚地毡，頭頂上的大水晶吊燈，把客廳中的種種豪華擺設全照得一片明亮。

「鄧太，要你跑到這麼遠來，很不好意思。」余富財說，「我想，外面人多耳雜，還是家裡好談話，所以——」

「我明白。」劉嘲英點頭。

「要謝謝你特地派車去接我呢！」

「不，這是應該的！」

富財，榮準備好了。

「來，鄧太，請就座，咱們邊吃邊聊！」余富財站起來，殷勤地招呼劉嘲英到飯廳那邊去。

風雨廣播道　■陳浩泉

飯廳也是寬敞明亮的，旁邊還有一個小酒吧。

雖然只有三個人吃飯，但却完全是宴會的菜式，只是適當地少了幾道菜，同時，份量也少了點。

同時，為了欵待貴賓，余富財特地開了一瓶有年份的白蘭地。

首先上枱的是一道十分豐盛的冷盆。

「來，鄧太，歡迎光臨寒舍，咱們先喝一杯！」余富財舉起酒杯。

劉嘲英和張先生也先後舉起杯子，三個人碰了杯，各呷了一口酒。

「果然是名酒，味道又醇又正。余先生，謝謝你的盛意招待！」劉嘲英說。

「不，這頓晚飯是你賞臉！」余富財說，「誰也知道，鄧太是大忙人，你能抽空到舍下，我的確感到榮幸！」

「余先生，你太客氣了！」劉嘲英受寵若驚。

這時，管家走過來告訴余富財，榮準備好了。

### 城市之光

■匡成

### 門忍（二）

徐紹光來無所愛於葉敏兒的，因為他雖然熱情，但貌僅中姿而已，不過，當二人交往當中，很偶然地發現她是個有財富的女人。

正所謂女求男，隔張紙，何況葉敏兒還是個擁有財富的人，自然很快就和徐紹光成其好事了。

葉敏兒一心以為獲得了美滿姻緣，因為夫婿處處遷就她，愛護她，自然認為前景光明。然而，她沒有想到，徐紹光的目的，財為先，色為次。

不過，徐紹光一心以為，結婚之後，很容易便把她的財富弄到自己的手來了，然而，他失望了。

一次，他皺着眉頭對葉敏兒說：「如果我有錢，今次就發了。」

「我就是不明白。」蘇細娥已給他起了情慾了，她貼住了他的身體在擺動。

「將來你會明白，如今，不怕有人跟踪了。」他伸手入車內，關了冷氣機，然後打開車的後座門，他擁她上車去。

「我不。」

「這裡最安全，不怕被人捉姦在床呀。」他不再說話了，她也不說話。

果然，神不知，鬼不覺，二人已經是一度春風。

兩人回到了前座，相依相偎的坐着。

「光，我仍然不明白。」

「總之，將來你明白。」徐紹光顯然有他難言之隱。

### 一二五：十分奢華

大波連日：「你份人無憂無慮。」

阿星日：「咁又係，我的確無憂無慮。」

大波連日：「你要不要冲涼，我服侍你。」

阿星日：「不必矣，做完工夫再冲未遲。」

阿星三下五落二，將大波連一切障碍物除清光，果然十分正。

阿星嘆日：「阿連，你身材咁正，樣子亦正，應該有多少福氣，何以又會出來撈呢？」

大波連笑日：「我貪圖自在喇。」

阿星日：「有錢，郁下手，篩下籮柚，咁又有進賬，又疏肝又有錢收，做女人眞係幾過癮。」

大波連日：「星哥，咁講係唔係睇不起我？」

阿星日：「不然，我又點會睇不起你呢！」

大波連日：「我哋擺到明，好似一些女强人女明星，佢哋一樣躉低收錢，或者向上爬，爬到做女强人為止。」

阿星哈哈大笑，日：「好！好！為了阿連，人哋話波大有腦，你又唔同，你有腦。」

### 一二五　宴會的菜式

別墅的客廳却是中西合璧，一邊是眞皮大沙發、玻璃茶几，一邊則是古色古香的酸枝枱椅，旁邊還擺放着許多古董，掛着不少名家字畫。

整個寬敞的客廳鋪上了紅色的厚地毡，頭頂上的大水晶吊燈，把客廳中的種種豪華擺設全照得一片明亮。

「鄧太，要你跑到這麼遠來，很不好意思。」余富財說，「我想，外面人多耳雜，還是家裡好談話，所以——」

「我明白。」劉嘲英點頭。

「要謝謝你特地派車去接我呢！」

「不，這是應該的！」

富財，榮準備好了。

「來，鄧太，請就座，咱們邊吃邊聊！」余富財站起來，殷勤地招呼劉嘲英到飯廳那邊去。

風雨廣播道　■陳浩泉

飯廳也是寬敞明亮的，旁邊還有一個小酒吧。

雖然只有三個人吃飯，但却完全是宴會的菜式，只是適當地少了幾道菜，同時，份量也少了點。

同時，為了欵待貴賓，余富財特地開了一瓶有年份的白蘭地。

首先上枱的是一道十分豐盛的冷盆。

「來，鄧太，歡迎光臨寒舍，咱們先喝一杯！」余富財舉起酒杯。

劉嘲英和張先生也先後舉起杯子，三個人碰了杯，各呷了一口酒。

「果然是名酒，味道又醇又正。余先生，謝謝你的盛意招待！」劉嘲英說。

「不，這頓晚飯是你賞臉！」余富財說，「誰也知道，鄧太是大忙人，你能抽空到舍下，我的確感到榮幸！」

「余先生，你太客氣了！」劉嘲英受寵若驚。